



简林戴寅——著

# 海空 海空

起于海军，败于海战  
功败垂成，令人扼腕  
洋务运动激荡风云 北洋海军悲壮历程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海军，海军！

简林 戴寅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军, 海军! / 简林, 戴寅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02-1843-3

I. ①海… II. ①简… ②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4672号

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扶持项目

## 海军, 海军!

HAIJUN, HAIJUN!

简林 戴寅 著

出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编 100120  
网址 www.bph.com.cn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7  
字数 453千字  
书号 ISBN 978-7-5302-1843-3  
定价 59.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简林

本名林健。1978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于历史系。1984年获纽约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后从事贸易工作。在《历史研究》《清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清代历史的论文，曾在《电影文学》上发表电影剧本。目前专注于翻译与写作，译有《西征》。曾出版长篇小说《康熙遗诏：1722》等。



### 戴寅

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英语系，并就读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以后留校任教。1987-1990年为西澳大利亚莫铎大学博士研究生，后在海外任教和工作。2004年至今，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

百年岁月，在战火纷扰的民族、国家恩怨之后，  
仍然存留在这一片江河湖海上的，是超越胜负输赢  
之上的勇气与文化。

如何诠释历史，反映着如何界定现在与将来。

---

## 序言

《海军，海军！》描述的是清朝末年，海军从道光年间朝野开始议论筹备到光绪年间北洋海军建立为止三十年间的故事。书中描绘出的是一个惊人虚掷的世纪：面对新起的海洋规则，古老的文明失去了立于世界之林的机会，失去了远大战略。书中涉及当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更牵扯到当时清廷与西方国家的各种外交纠纷。外敌侵占的苦痛、国内政治的恶化之下，如何产生有序的国家建设？个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探索，又如何广泛流行？将那一段历史按照小说方式呈现出来，其架构之宏大、时间跨越之长久、涉及人物之繁多，足以想见完成此书的困难有多大。描述历史需要真实，同样需要强大的想象力。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对历史细节的留意，对于大事件描述的精准而又颇具想象力，所有这些又都是两位作者从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爬梳而出，其中包括书信、电报、奏折、日记、清人笔记、游记，等等。在此基础上，对每一细节进行反复分析，然后将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通过恣意鲜活跳跃的语言一一展现，制作成一幅纵贯清朝末年三十年的历史画卷。当读者翻阅此书时，可以感觉到影视般的视觉效果，读者们看到的不再是枯燥无味的史书中冰冷的过去，而是从消失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活灵活现的各种人物与撼动人心的事件。淹没于记忆中的历史就在你身边。

虽然此书描述的是清朝末年的海防，但也可以看成是一百年前的国家战略。在这个概念中，两位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中国的海防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中国古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是

否一直延续到现在？三百年前满族入关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与18世纪欧洲从海上闯入东方对于中国的影响是什么？琉球事件对于中国几十年长久战略的影响是什么？1894年的战争，那是一场没有打完的战争，其结果影响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原因又是什么？过去的历史过程是否已经结束？至于答案，则需要读者自己思考。

当今社会中，碎片化、快餐化的浅阅读盛行于世。越是这样，越是需要有激情、有深度、有格调的内容，需要提供给世人引人思索的好的文字去感知世界。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凝聚人心而非制造分歧。在我们面临由全球化、科技发展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分歧引发的文化冲突之际，高质量的好的书籍所扮演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延续、长存的根本。这也是两位作者撰写此书的初衷。

戴逸

2017年9月25日

## 目录

序 言 001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189

第三部 317

后 记 528





第一部



苏州：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

1

在秦久之的记忆中，同治三年（1864年），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这一转折点需要他耗费一生的时间去领悟。那一年，秦久之十七岁，正当端午夜举办婚礼之际，欢快的乐声突然变调，福州宫巷家中遭逢灾难——在上海做官的父亲被人诬告下狱，连带着福州宫巷老宅被抄。喜庆之宴成了哀号坟场。秦久之过了三十年才领悟，生活中，你不必去寻找厄运——它毫不费力就能找到你。为给父亲申冤，秦久之的母亲告诉他去苏州找幼时的玩伴魏经：“听说他在江苏巡抚李鸿章手下当差，或许能帮上忙。”由此，秦久之在愁云惨雾的漆黑雨夜，背着一个小包袱，撑着油布伞，只身一人徒步去千里之外的江苏。

到了长江下游，展现在秦久之面前的是夜色中滚腾的雾气，那层层雾气犹如一片望不到边的大网撒在江面上。透过雾气，秦久之第一次看到两艘挂着英国国旗的西洋铁甲船在江面上游荡，铁甲船上的两只巨大烟筒冒出的浓烟像是巨兽在喘息，令人窒息。透过雾气，距离铁甲船不远处，依稀可以看到零星灯火，那是一些油漆剥落的破旧的小木船躲在昏暗中。

站在岸边，秦久之听到江岸对面传来一阵炮声。伴随着隆隆巨响，天空突然被照亮，黑暗的江面骤然间一片通明。小木船仓皇躲避横飞而来的炮弹。奇怪的是那两艘巨大的铁甲船依然我行我素，慢悠悠地在江面上行驶。而由对岸发出的炮火似乎刻意避开悬挂英国国旗的铁甲船，只是在小木船中炸开。

在福州的时候，秦久之只听说发匪几十万大军从湖南一路打到江浙肥沃之地，更听说那些发匪个个都通了灵，打起仗来刀枪不入，因此朝廷军队溃不成军、节节败退。老虎下山打滚，母猪上树看花，这个年头什么怪事都出现了。

靠近苏州城时，出现在秦久之眼前的已经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天堂，而是血色涂抹的断壁残垣，是四处燃烧的火焰，是空气中弥漫的尸体发出的腐臭。这里已经不是人间天堂，而是人间炼狱。火焰烧灼着人们的灵魂。曾经的繁华已经被太平军点燃的大火摧毁。

暗夜将白天血腥的厮杀遮盖，雾气将腥膻味吹走。秦久之走在城中街道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些身着淮军军服的士兵在巡逻。空荡荡的大街小巷中，巡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该死的人都死了，活着的人只剩了一口气。就连偶尔在黑暗中看到的狗也半死不活，拖着腿站在角落中凄惨嘶鸣。秦久之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兵荒马乱的人流中遇到了魏经。

在一处残破的茶馆中，秦久之满腔哀怨地告诉魏经来江苏找他的缘由时，魏经双手一拍，喜上眉梢：“你找对了路，咱们抚台大人是当今朝廷中最有势力的人。”

“抚台大人是什么样的人？”秦久之惊魂未定地问魏经。

“时间久了你就知道，咱们抚台大人是世上少有的慈悲菩萨。”魏经在李鸿章幕中待了三年，虽然只比秦久之大一岁，却已饱经风霜。他如数家珍般地向秦久之介绍李鸿章：“这年头，读书人都上了战场。咱们大人科举出身，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本是翰林院编修，一介书生，却在江浙战场上打下了一世间的名声。”

从魏经的话中，秦久之才知道他到的时候是一个大日子——被围困在苏州城内的太平军投降了，李鸿章正在距离苏州城五十里外的淮军大营中准备招待苏州城里的“匪首八王”。血腥气氛中，秦久之声音发抖：“宴请发匪？”

“岂止宴请，就连苏州城里的那三万发匪也会发放银子回乡。”

与苏州城中的血腥混乱不同，淮军大营里异常宁静。靠近大营，可以闻到扑鼻而来的浓浓香气，那是江淮菜的菜香。香气出自大营中十几位厨子之手，他们正遵照巡抚大人之命在烹调马上就要开始的盛宴。这里没有任何战争发生过的硝烟气息，有的是歌舞升平的喜庆。

魏经带着秦久之靠近淮军大营时，浓郁香气越发诱人。一阵乐器声突然响起，那是江南一带有名的《清平乐》曲子。轻柔的乐曲声在秦久之心中引起不祥之感。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听到这种声音，他在福州的家被抄之前所听到的就是这种乐曲。欢愉的乐曲令他的心怦怦乱跳：一切都要在乐曲中结束了？

“你看，抚台大人一定是在那里设宴。”魏经指着前面一个巨大的帐子，乐曲正是从那个帐子里传出的。不断有士兵走进帐子去，每人手中捧着一套官服。接着，又是一队淮军士兵鱼贯而入，他们每人手中都端着盘子，盘中飘出菜香。魏经得意地拍着秦久之的肩膀，说：“看起来，那些发匪出头之日到了，咱们抚台大人要当场封官了。”

秦久之注意到的却是帐子外面突然出现一队全副武装的淮军，无声无息地将大帐团团围住。他看到的是一个不和谐的画面。

帐子中传出的乐曲声越来越急促，帐帘掀开，魏经用手指着从帐子里走出来的人，悄声说：“看到了？那就是抚台大人。”

秦久之还没有看清楚从帐子里走出来的那人的模样，就听见里面一片狼嚎惨叫。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秦久之在苏州城里就听到过这种声音，这是人在突然面对死亡之际发出的哀鸣。魏经张大嘴，不知道帐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乐曲声未断，欢愉之声与撕心裂肺的哀鸣交织在一起。

秦久之身子抖成一团：“全杀了？”

天色已暗，魏经一脸蜡黄：“怎么会是这样！”

“那城里的几万太平军呢？”秦久之声音变调。

“听天由命。”魏经不敢多想，指着远处的苏州河，那里有刚刚投降的三万太平军。顺着魏经所指的方向，秦久之看到一片大火。他还没有看清楚火势走向，就听到远处一声炮响，随之而来的是震天动地的枪声，其中夹杂着千千万万人经久不息的惨叫声。

魏经用细细的声音轻轻地对秦久之说：“你，命好，现在，我们去见巡抚大人。”

秦久之目瞪口呆，两腿发软，他期期以待的大人物竟然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 2

一片月光洒在庭院中，魏经带着秦久之轻轻踏进巡抚衙门的门槛，他压低了声音：“走路小心点。”

“我们现在去见李抚台？”秦久之跟在后面神经紧绷，苏州城中杀降的噩梦仍然在他脑中徘徊。

“是，看见了？左边厅里亮着灯，抚台大人就在那里。”

厅堂上下一片宁静。魏经站在厅堂外面廊下低声对秦久之说：“进去后，见到大人，你先别说话。”魏经提起衣摆，踏上台阶，蹑手蹑脚地走进了门，秦久之无声无息地跟在后面。进了厅堂，秦久之看到一位身躯硕大的中年人正站在灯影下洗手。这就是我千里迢迢跑到江苏来一心想见的李鸿章李抚台？想到这里，秦久之心中激动，手在发颤。

魏经走到李鸿章身后，小声说：“大人，我回来了。”

“是魏经？事情办得如何？”水在盆中轻荡，李鸿章背对着魏经，双手有意无意地在盆中揉搓。

“都妥了。”

“戈登现在人在哪里？”

“被程大人安置在城里。”

“有人看住他？”

“是，万无一失。安排了苏州姑娘，还有酒水。”

“程学启呢？”

“程大人说一办完事就回来。”

“下去吧。”

“大人——”魏经站着不动，回过头对站在门边的秦久之点点头。秦久之悄然向前几步，站到光亮中。

李鸿章回过头猛然看到秦久之，吓了一跳：“这是什么人？”

“回大人，这位是我老乡，刚从福建来。”

“有事？”

“他家里遭难，千里迢迢来这里求大人给条生路。”

“兵荒马乱的从福建到这里？”李鸿章仔细打量着眼前瘦小的秦久之。

秦久之还没来得及回话，外面帐帘掀开，一个士兵匆忙闯入，撕裂的声音抖成一团：“抚台大人，出事了。”

李鸿章脸色一沉：“什么事情如此惊慌？”

“一个洋人带着人马冲进来了。”

“洋人？”魏经警觉地向前跨一步。

“是戈登。”

“他？”李鸿章嘴角下撇。

“他来做什么？”魏经一边看着李鸿章，一边问士兵。

“他，他，他……”士兵不敢说下去。

“说！”李鸿章提高声调。

士兵低下头：“洋鬼子吵着说找抚台大人。”他不敢说的是：戈登在大营外面吵着要杀李鸿章。

“岂有此理！”这回轮到魏经心慌意乱了，他刚刚对巡抚大人说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怎么戈登突然出现在淮军大营？“马上叫人将戈登赶出去！”

“嘘。”士兵眼睛偷偷瞄着李鸿章，身子往帐外退。

“不，让他去闹。”李鸿章眼睛盯着魏经。

“大人？”魏经声音发颤，戈登的突然出现就是他的失职。

“先回避。”

“回避？”

“他戈登是洋人，你不知道？”李鸿章压低声音。

洋人又怎么啦？在魏经眼里，抚台大人就是他的天，其他一切都不足虑。

李鸿章愤怒地看了魏经一眼：“备马，去上海。”

“现在？”

“还等什么！”李鸿章提高声调，这种声调在魏经听来是又要杀人了。

对秦久之而言，在如此不合时宜之际见李鸿章，无异于厄运的开始。他随着魏经跑到庭院外面，禁不住问：“抚台大人为什么要躲？”

“唉，这不是你该问的事。”魏经此时哪有心思回答，“逃吧。”

衙门外面一片混乱，犹如炸了窝的菜市场，士兵们四下里流窜。乱流中，一队嘶吼的马队从栅栏外面冲入，在人流中横冲直撞，马蹄扬起一阵阵灰尘，遮住人们的视线。秦久之被眼前奔腾而来的马队惊住，两腿发软，迈不开一步。霎时间，马队已经冲到秦久之和魏经面前。秦久之这才看清那些马上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洋人，最前面的是一位衣衫不整，几乎半赤裸的洋人。他手舞着指挥刀，嘴里吼着李鸿章的名字，一副似乎与李鸿章有不共戴天仇恨的样子。

秦久之身后的魏经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快跑！”

话音刚落，一把马刀已经指在魏经的胸前：“李鸿章在哪里？！”

“戈登先生，我不知道，你去后面看看。”



一阵呼啸声过后，马队消失在尘埃中。秦久之脸色煞白，对魏经道：“刚才问你话的是戈登？”

“除了他还有谁！”

从帐中往外看，远处的篝火在暗夜中闪烁着异样的光芒，一切又都归于平静。秦久之手中端着一碗米饭，眼睛呆呆地看着前面小桌上摆着的几盘菜，嘴里喃喃念叨着：“我千里迢迢来找抚台大人，抚台大人竟然被洋人吓跑了。”

“吓跑了？别胡扯，咱们抚台大人是回避，你不是也听到了？”魏经已经恢复了元气。

“为什么要回避？”秦久之难以理解，一位手握重兵的朝廷大员怎么会害怕一个洋鬼子？

“为什么？你问为什么？还不是因为那个鬼酋戈登为苏州城里的发匪作保，只要投降，一个不杀。而现在，咱们大人则一个不留，全杀光了。”

“真的杀光了？”秦久之感到一股寒气从脑后升起。

“你不是也看到了？这是战争，洋鬼子懂什么，他们一天到晚讲究什么信用，全是胡扯。”

“以后会怎样？”

“怎样？那些鬼子到咱们地盘上做买卖，最后还不是要听咱们朝廷的。”

秦久之如同惊弓之鸟，对魏经的话有些怀疑，心中忐忑不安。他寄希望的朝廷大人物居然被一个洋鬼子追着逃，这可怎么是好？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事情的发展确非如魏经所言。

戈登率领常胜军的几十个洋人横冲直入淮军大营寻找李鸿章对阵的事，一夜之间传遍苏州城，也传遍了上海滩。那个场景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说法。苏州城外淮军大营中悄声议论说，巡抚大人刻意躲避戈登是给洋人面子；常熟城里的乡绅们在大街小巷中说，巡抚大人功高望重，洋鬼子胡